

集部

澹齋集卷十一

宋　李流謙　撰

書

上汪制置書

嘗謂霍去病號漢名將其捕虜斬級功冠一時然史臣稱其亦有天幸竊試言之天幸云者其亦有賴而後濟者哉夫天下事功奇偉卓絶固屬之才與能而使之成就建立非天幸誠有所不濟故李廣之才氣自號無雙

而流落不逢結髮戰匈奴至於白首封侯賜爵反出妄校尉下想其當時視去病輩特乳臭兒曾何足睥睨彼其區區際遇當專閫之寄所向輙克因之叨竊茅土冒昧寵榮非天幸而何史臣之言誠不為過由是論之有天幸如去病猶足以顯於世無之如李廣遂至以譴死然則天幸之於人信乎其有濟也哉某不肖以世蔭得官雖甚愚極陋自期無奮拔然所謂天幸亦若竊有其粗請姑言焉以幸執事者之一聽竊惟先君往者任於

朝四海九州之廣俊傑茂異之衆而獨獲與台坐周旋
其欬道德躬奉謦咳非但途見猝遇者退而夸之鄙類
告之子孫不一而足逾二十年而某乃得以屬吏趍走
於節鉞之下此一天幸台坐大雅博厚又重念疇昔眷
眷餋履以及其後之人某之為吏才智淺拙術略迂踈
無一長可贖百譴而台坐洪度包荒至仁藏疾略而不
問使尚得偷竊斗升活其孥累而不以罪去此二天幸
恭惟台坐以冠天下之文章曠百世之人物未即登丞

弼相天子黜陟天下士輙從禁嚴外託藩翰凡為蜀郡邑何啻千百其有一藝一庸挈持抱負以上干化治者亦豈能以縷數而某獨有此二天幸乃不能踴躍以前求刀圭靈劑化此凡骨不幾於得徑寸之璧夜光之珠而輕擲之歟是用忘其僣冒不避之罪輙以蹇剥之蹤赴訴門下某前任某官適令任考第妄意可以僥倖所謂磨勘者然負丞大府凡二年其獲親奉使令於前實不能數月而攝三邑乃居其强半用是求委不肖之軀

於造化之爐者常後衆人而曰二天幸者未果敬拜實
惠今玆解去賤職將遂歸耕田畝矣獨先君門户之寄
一念未能忘向來漕使樊公任公嘗賜收録而邇者大
參虞公不以無似亦汙薦墨矣況平時依之於天庇之
於父母又操二天幸如台坐可不汲汲焉百拜以請哉
重惟先君棄世幾十五年兄弟三人埋伏選詞迄未有
一人少遂尺寸之進者悼念先烈幾於委地故每食未
嘗能飽而寐未嘗交睫也伏自台坐入蜀凢向之獲交

於中都者蓋嘗數其後之不振固未若某兄弟之甚誠亦台坐之所宜動心今者某獨幸考第粗足而薦削亦有垂成之望倘台坐一引手援之則豈惟某祗拜大賜泉下之靈重鼓舞丘山之惠矣

上沈荊南書

某蜀人也仕不出州縣聞東南有王城天子聖神文武如古軒羲宰相百執事皆天下選心頗慕焉於是買舟而下既至閱都邑之浩穰睇宮闕之華壯覩宗廟百官

之富與夫禮樂文物之盛心愈加慕又思一遊迹其間
而當國者不以其愚不肖使備數宮庠地寒而清實與
人稱且一歲飽食安坐無所効其技加以多病思念欲
歸廟堂知其終無用亦遂許之某退而伏念士幼而學
學而成孰不願身極榮名極彰然屏荒區伏遐裔則求
知難進為不易某幸身居中都耳目所接不相則卿少
噓呵之伸臂可萬里而迺汲汲於去何哉盖某能薄不
足使人知智短不能求人知性僻不能强人知至臨安

時小史進曰月當一見宰執應之曰唯唯又進曰月當一見侍從臺諫應之曰唯唯而時見時不見也非某敢有所慢蓋前三說實使之以是王公貴人亦眛眛相視面顏不熟於其目姓名不經於其口已而補外得請乃有謬稱之于中書王舍人者舍人欲觀其文某匿不敢進或曰往仕于此夸矜見所長則為自媒干進于今庸何傷於是始勉强書其不腆之作一二以贄而舍人變色奬嘆以為近古作者且究轉於廟堂使之留而某則

已束擔於行人第一徃見謝其汲引奬藉之意而已恭惟某官勳業在朝廷名聲在天下方於禁林於樞筦某固嘗尾朝士間伏賓墀然朋輩列坐不出俄頃語不過寒燠相公亦泛接而茫視之初不孰何非相公不知某蓋某未嘗求相公之知也今者舟楫西遡再獲望棨戟相公政成暇豫無前日機務之煩賓客造請無前日紛至沓來之擾其於某也即之爲甚近察之爲稍詳而某方歸守遠次將抵家緡故書理舊學時從田夫野老游

無復垂涎於榮途華貫則亦無自媒之嫌干進之醜是以輙書其進退出處妄意相公之知雖然某今尚何事於知抑有以也去歲梁丞相罷相爰立之拜舉朝皆屬相公以為相公肯與士類為地未幾相公超然遠引出為天子扞遠藩舉朝則大失望雖然事固有義我欲相易使人欲我之相難相公從容次輔初無一毫不滿之意而公論則爾端揆之拜殆有所不免相公歸歟爐錘在手呼吸變化士類所係相公貺寒曹冗局有能薄不

足使人知智短不能求人知性僻不欲強人知或有如某者相公其肯鉤索之於隱微拔取之於荒陋而進之否乎夫如某者而被相公之知則加于某一等與百十等者莫不被相公之知然後相公用如某者姑以長恬退抑浮競而用加於某者取其學術智畧以自輔則將見碣滄溟之波殫南山之竹不足以書相公蓋代之殊庸經世之偉略也某亦欲以斐作仰玷匠目而逆旅不能具筆墨雖然觀此書亦足以略知其人矣

上曾丞相書

某蜀鄙人也行年五十有餘亦未嘗出蜀門屬神聖臨御俊哲盈廷百度修明政法具舉太平氣象恢恢復見今日於是聚糧買舟犯蛟鰐濤波之險冒昧一來黃緣忝幸偶獲備數宮庠以教育宗英為職職閑無事因得竊斗升以其暇時自學其學今且一年四閱月矣家在蜀一陬道遠背單不能挈致子然逆旅一影自隨而又賦授孱怯多病蚤衰託身於僮奴寄命於藥石凡資生

之具無一而給鄉音家信動輙經年矯首天末何啻一
蓱之在江海且賤室素嬰疾疢子舍又復稀少萬里遡
絶兩地憂懸故自書考即欲叩廟堂丐一外闕屬郊禋
倥偬不敢有言今紫壇慶成大賚四海而某亦得以霈
恩追爵先世既自以身綴朝行而又澤流泉壤揆其素
分易滿易足唯是顧瞻松檟夢想田園晝不能置之匕
筯夕不能忘之枕席恭遇大丞相以大老閒孫當代碩
惪適鼎鉉正虛遂膺爰立萬喙一語以爲是魯公復出

伏自秉鈞以來其所施設嚴重周密有典有則無一不愜當人意凢百執事孰不貪庇悳宇競浴恩波以幸尺寸之進而某獨以私計迫遽如上所云雖欲逡巡門墻之下躑躅隸圉之間盖有所不可是以輙冒嚴誅仰致私請恭惟大丞相納溝之念深播物之仁廣如一元之氣散布天地若大若小無有不遂其宜而得所欲倘遂蒙推其及夫莖芥昆蟲之微者而及之哀其天涯之流落憫其仕路之邅迴又以其冒險遠不欲使之徒歸且

嘗遣朝紳觀國光歲稍久畀以便近一闕使竊寵光以
歸某之拜墳墓則草木有光輝見親舊則僮僕有得色
自惟雖疲懦然先世作吏家法具在亦能勉竭不逮牧
養細民以毋負造化生成之賜某又重念近世士風不
競俗尚益卑凡仕之急於進者例假恬退以為名故凡
索去者皆是欲留而號為不求者蓋深欲以不求求之
故在上者亦厭其言忽其請某今區區之懇實出肺肝
無隻辭半語敢誣鈞聽實幸大丞相察之念之某欲而

致曲折已納呼名劄子旬日未獲瞻望是以輙具短牋求通於記府仍具脚色及闕次一本仰凂

上王制置書

竊謂斯文神物也然自中智以下恃而取敗者有之故或指為一伎嗟乎文乎未可以一伎名之蓋自書契以來聖君哲輔建立設施其微至于具道德之要眇其博至于應事物之繁沓用而為謀謨策略陳而為典章品式著而為勲庸德業與夫高人貞士淑女令婦峭節偉

行可以軌世範俗嚴嚴若玉雪者非有文焉傳而述之彰其幽隱而侈其煒奕使千百世之下焯然如觀目前則視無知之氓飽腹暖軀衝衝而活泯泯而滅則何以異耶又況一人之尊九州四海之廣羣吏百僚之衆蠻夷荒服之遠敷號布令以誓以戒以訓以告而無以達其欲言之意宣暢其彰善癉惡惠利養生之心則上下漠然猶禽犢之相視嗟乎文乎未可以一伎名之堯舜三代之治至今赫然詩與書之力也渾沌既殞道之微

指不可見伏羲氏以象畫之世未盡知也文王周公以辭孔子以彖象又以文言又以大傳人始得因其言以索其意而道託以不泯夫以文文治可也以文文道道之奥亦固藉於文乎而數聖人必用之則文之不可已固若此自漢唐以來非復古之所謂文然當時之人亦必用以濟於事唐德宗涇卒之變狼狽跳奔藩侯環守而不赴將帥恬視而不驚當此時人情渙離國勢彫削天下若無唐矣及奉天一詔武夫悍卒為之流涕彼亦

舍宗廟社稷之奉去宫闕陛衛之尊蹈兵戈戰伐之危歷奔迸凌逼之辱未嘗一悟及讀于公異露布鍾虡不移廟貌如故則泫然泣下李德裕相武宗平澤潞功第一至謂無官可酬一時錫賚之渥除拜之寵貴震天下然德裕不以自矜讀封敖之詞言皆予同謀不他惑則喜形於色親解玉帶遺之韓退之平淮西碑推原破賊之本旨識憲祖任人之意專美裴度他將負戰伐譁然不服雖仆其石然度之功竟由碑以顯夫奉天之詔不

烈於李晟諸將之兵建中之幽辱不減於異露布之悲楚澤潞之功無封生之詞固自若淮西之碑不出退之亦必傳於世然數君子皆汲汲於是若真不可少者豈其發明事情披剥物理足以動悟觀聽震輝古今其用果於是急乎然則名之伎亦云過矣雖然致斯言也亦有由矣淺夫猥子内無所持畋漁書傳竊其糟粕如閨窻弱女粘綴繒翠聯績繡組璀爛目睫而誑欺童兒因偃然自以為文忘其墟坎之陋肆行無忌以之矜已以

之敎物甚至誣天而瀆神干紀而亂法而人始不堪之
迺深排痛擊曰文皆如是嗚呼疾其人併及其文人則
罪矣而文何罪又況其文非吾之所謂文哉使是文也
而出於君子文其可廢乎恭惟某人以高文擢上第如
董如晁繼而代王言司帝制渾渾噩噩有三代之風而
如常如楊者殆未足數雖其自得於聖賢閫域之妙天
人精祲之微以之位兩儀育萬物者固不在是然妄論
之閣下試于廷而後如董如晁者始足暴其學於多士

用於王言帝制而後渾渾噩噩所以追三代者流布散傳於天下是文章於閣下不為無助文固助閣下矣然閣下以篤實之資高明博偉之學器量如海嶽聲名如日月大夫士因閣下之文愈重其人而文亦愈貴於世則閣下之助文章亦不少矣雖然閣下既以文自顯矣今以牧伯之重卧護諸將金城一面又且旦夕進而坐廟堂握魁柄澤及天下然則於文也其可少乎愚謂使閣下勲業炳煥聞望流溢騰光流響於鼎彛竹帛之間

其為牧伯也不愧古之方召其為宰相也不下古之夔
禼自非能言之士有筆有舌大書而侈傳之恐亦澌泯
于時故愚謂閣下既以文自顯於今又當以天下之人
之文而顯於後也某之先人以文名於蜀而行實稱之
故教其子孫以文亦必以行某不肖竊襲箕裘於綴緝
之工末也特不敢用是廢其行已孝友于家退讓于鄉
誠信于朋友仕而勉于職業勤于事上庶幾操履之實
毋愧其先為斯文羞使詆之者號曰一伎異時獲廁夫

道古今譽盛德入耳而不煩者之列尚足與四方英雋馳騁於門下豈勝幸甚

上何少卿書

竊謂賞罰國家之大柄清議聖人之微權二者均所以砥礪一世而驅之善也然而賞罰出於朝廷清議出於天下故世之論者曰賞罰重而不知清議實重何則賞罰用於治不用於亂朝廷清明百度時若賢不肖履位而各得而後善者可賞惡者可罰季末衰昏淑慝背舛

顔逐而蹻升孔削而跖尊刀鋸陳前威不懾姦玉帛陳前寵不榮德則賞罰設矣勸沮之實烏乎在是其用顧有時而窮清議則異是也慕孔顔而耻跖蹻人之本心也刼之而私沮誘之而暫勸情牽性亡清議者能以本心還鼓舞之於其所甚慕激而進焉於其所深恥决而去焉使其趍避之至情油然自生而不出於强勉故人之本心不忘則天下之清議不廢是以清議於世無時而不用用於為治賞罰之助也用於衰亂賞罰之代也

堯舜在上禹臯陶在下其賞也曰凱曰元孰知為天下之善則我之清議命之曰善而使賞之其罰也曰縣曰兜孰知為天下之惡則我之清議命之曰惡而使罰之清議不興善惡不明善惡不明則堯舜不能以賞罰豈非所以為治之助歟春秋不淑國威外陵王柄下遷出天子者移强侯出强侯者移陪隸賞罰則不用矣然夫子以三代遺法起而治之隻辭鈇輕有鉞有衮方其榮草野泥塗之賤弁冕車服也辱弁冕車服之貴草野泥

塗也榮辱出於口而賞罰及天下故雖未聞有寸梃之傷尺繒之惠然而扶奄奄之衰王挫頷頷之悍藩褫沾沾之誅魂碎矯矯之强魄使賞罰移於王不移於周移於禮義不移於强暴豈非在衰世則為賞罰之代邪由是觀之清議視賞罰果重不為過矣雖然清議則重矣為賞罰之助愚所願也為賞罰之代非愚所願也清議代賞罰夫子則可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榮非私欣辱非私慍而又忠恕之心加焉以下議上而上下之

分不替以賤繩貴而貴賤之級不踰若東漢之鉤黨噓枯吹生之論僅類聖人然自賢之心勝疾邪之憤深私立號名妄相刻畫布衣而訐萬乘則疑於僭草茅而詆公卿則失之狂其剛風勁氣足以激雄心動義槩賞罰託以僅存運祚因而少安然而過亢之危行苟難之若節適足以嬰姦鈇搏逆鼎卒於俱亡而已是則清議之末流不足貴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內而宰相羣執事外而州牧邦伯如耳目股肱之輔元首位置俱宜而致用

俱適凡所動作無不諧當人意拔一士人曰賢黜一吏人曰不肖則賞罰之公若無藉於清議然清議猶不可廢則亦曰助之云耳林野有淹滯之能壑谷有超異之哲一言助而賞之可乎州閭有淫比之氓序塾有汙僻之子一言助而罰之可乎然私鬨之職賞罰者必以位任清議者必以德位可强有德不可勉能則清議之責又似難於賞罰自非一代偉人挾天下之重望負高世之絶識使有口者贊有心者服其孰當之恭惟某官實

大丞相無盡翁之外孫學術是似文章是似氣節是似謀謨是似坐廟堂佐天子操賞罰之柄以正天下其誰不以無盡翁期之迺今從外藩賔諸侯衆不謂宜然以其所謂天下之重望高世之絶識發為清議如星煌煌如鳳儀儀使有一去取言未脫口愚恐填然躍而趍者衆矣非獨人趍之也操賞罰於上者亦將視其所予而賞之加察其所棄而罰之及是閤下雖未及操今日之柄而主今日之清議則亦是賞罰天下者也然則有志

於斯道者其可不亟歸誠焉以丐一言之識拔况某故人子而容獨後哉是用從吏以前此生之榮辱將决之閣下而班三事位九列不足進矣詩文若干首姑以代贄顧未足以自見恐閣下欲第其殿最而後為之去取則亦庶幾焉

上張和公書

甞謂師聖賢於其所聞不若師之於其所見得聖賢於言議之域不若得之於其所行盖妙道神德藏其俔於

至微括其精於至幽雖聖賢身以河漢之辯善譬巧説不能自發其難見之情不可測知之狀而况託之筆舌寓之傳聞吾獨烏乎造其極而窮其涯以為自得不疑之學篤信於心而安行於其躬必也身出乎其時目覩乎其人察其自然而觀其所止視其偶然而循其所如因步趍也可以見道德之全體因謦咳也可以窺仁義之至情於是焉會以凝然之神通以寂然之感則脣未鼓而意領席未遷而解顔雕龍干詞不及曾生一唯之

要充宇萬軸不及子祀一笑之微嗚呼神乎吾於聖賢其可不師之於其所見而求之於其所行乎昔南榮趎見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榮趎懼而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也榮趎俯而慙仰而嘆夫老子之所謂偕來者誠指何人也榮趎始而昧然終而昭然則知其為偕來者亦果何人也卒之師弟子欣然心相印許夫子講道於洙泗從之遊者三千唯回也獨見之為甚察得之為甚真盖其求之也常在於聲音目睫之間

動容周旋之際而初不在于屑屑語言之粗區區義理之徼也子嘗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趍回乃喟然而嘆以為仰之彌高鑚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敬齊衰敬冕衣裳敬瞽者何預於夫子之聖與回之所學而回於此乃矍然自以為有得而不能已至發於心聲形於嘆頌豈非以其誠一之性忠厚之心合内外而無間居造次而弗失所以為聖實寓焉而彼誠於是而得之歟不然使二人於當時非

出於其所親見與得之於其所自行則弟求之道德五千遺言何有於老子求之六經十餘萬言何有於夫子哉是故若孔老可謂善教若滎趍若回可謂善學者矣然則當今之世有斯人為滎趍為回可不急見而疾師之乎恭惟學為帝師智為帝謨見於開濟之勲經綸之業者特太倉一梯而太山一木耳至於承列聖之道統振千載之絕學中和之功皇極之用位天地而育萬物者蓋未可以筆舌授而傳聞得也而某也幸為里人且

先世蒙知遇門闌有持帚之地使其在遠猶當裹糧疾趍自比隷圉以幸朝夕乎其前而況萬里來歸芨業岱華突然臨前粲煥星斗炯然在目則求師之於其所見與夫得之於其所行顧不在茲是以輒借前說以進恭惟鈞慈尚遂哀其愚有志使得執鞭弭奉盤匜以步趨末節謦咳微音略警誨之用開其愚進其學斥其偺來之累則某喟然之音不在俯慚仰嘆而後作也詩文一篇姑用代贄而已而所以學不在焉惟鈞慈進退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潛齋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維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澹齋集卷十二

宋 李流謙 撰

啟

謝類省奏名啟

易地以嫌固浪戰者揭名而殿蓋危得之深惟平平之人宜在下下之列自揆過矣敢云缺然竊以科目而論人材已愧築巖釣渭之舉文章而用場屋更慙經天緯地之功然天下不皆英才故哲王為此中制比詞聯韻

亦知小技之易工析句分章豈必耆儒而後可在豪傑屈首而就於兒童執筆而能自昔以来號多士之盛選由此而出半一時之偉人故凡有志於飛騰孰謂能逃於籠絡雖聖天子亦矜署刺之浮榮若才相公竟抱題名之遺恨况欲紹弓裘之習宜自勤螢雪之功念世賞之蕃醲豈妨自致顧儒科之清切亦許同升宜有異能允符清舉况試分於别所率人號為畏途城小而陘士倍於闤水澄而游魚可數鑑静而秋毫易分負笈引歸

滔滔者皆是也援戈角逐戛戛乎其難哉欲邀一戰之
勲宜有萬人之敵如某者襟靈不爽性識甚凡雖立志
之似高顧為力之弗逮佩觿從傅已妄意於古人束髮
趨庭亦剽聞於緒論謂六經道之大統而三代文之正
宗此有志焉是為學者愚而自信不知適楚而南轅戰
則屢奔始悟干齊而操瑟叢誚罵之四至積悔慚而再
思惟先世之起諸生以高文而擢上第嘗經乙夜之覽
獨蒙宸畫之褒使之無傳命曰不肖而况舉遺書而親

授勤勤肯播之功責舊物之必歸切切盖棺之語遂易
絃於危柱旋更轍於通逵步趨於有司繩尺之間摸倣
乎時流方策之作調柔舌本約束毫端僅居莊嶽之數
年粗能齊語不見阿蒙之三日非復吴人旅韋帶以偕
来挾鉛刀而一割筆頭快意但知三峽之倒流紙尾綴
名不覺五窮之在側本期一得寧有二言謂儁功之妝
豈足夸而先志之酬為可喜秦彊周弱初無蠻觸之争
王後盧前僅有唯阿之辨静言僥冒抑有貪緣此盖恭

遇某官道極高明器懷博大閲千百年而獨出指九萬里以横飛奉對大庭並龍頭而高舉垂紳法從參豹尾以雄騫勤方名於塞垣轂嚴徐於詞掖軫白駒在谷之念推緇衣好善之心梯磴險途羽翮病翼度木而遺長短（元本作拳曲）恐棄真材相馬而略驪黃欲收駿骨致令么瑣亦在甄鎔某敢不益勵壯圖願卒前業刻箋訓之腐說歸求本心掃綴緝之虛辭專究寔用韋棘闈之遂遠欣墨飲之可逃隨意嘯歌縱口議論出入三百首豈復

十二言之拘馳騁數千言不須五百字之限放蒼虬於學海馳健鶻於義天始欣學術之自由更覺語言之有味雖云薄藝猶能詠歌於聖時縱是虛名亦足報償於國士

雅州到任謝宰執啟

授𥝧作吏自知不堪剖竹為州俄出非望揣私心而若此稽公論而謂何冒昧承恩悚慚就列伏念某平平學術諓諓藝能分廿州縣之勞孰借雲霄之便進循階序

已貽刺於取禾超躐等夷更名尤於褫帶始由銅墨無補黔黎當從襆被之行忽冒題輿之選霜侵鬢側已驚三徑之荒綬見腰間又竊一麾之寵雖造物未容其廢棄而揆才恐速於顛隮況郡接於荒邊且民貧於瘠壤責輸弱戶懼常拙於催科仰給旁州憂每深於匱乏苟非仰託丘山之庇何以少施犬馬之勞請求所安敬循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文高經緯道妙彌綸出佐帝王之眞自有宰相之體四夷鎮服迄收銷偃之雋功多士朋

来猶躬吐握之盛德旁收乂俊下逮菲葑欲共舞於泰寧乃不遺於瑣尾致兹孱懦亦預使令其敢不鞭策疲駑支扶荒憊二千石共理之歎非曰能之十萬户蒙福之稱不敢後也

謝監司雅安教官到任啓

枵腹衡門已嘗嘆飯不足抗顔師席敢自謂旁無人為貧而来何㧞以教竊謂學校在今日固號闊疎置之遇城於吏員誠為冗散然餼羊本以存禮而鄉飲亦足知

軍方時右文執經及介胄之士在昔柔遠入學有氈裘之徒惟政刑法制固已從宜以施若禮樂詩書夫豈因陋而廢况雅安古郡近蜀名都士靡乏茂才地未為絶徼設一官責之講論舉千里興於藝文在大農耗圭黍之儲於吾道增丘山之重稱是選者必其人哉如某初無他長謬有奇志指功名可立而待謂科舉不選而能蚤日趨庭嘗云儒子可教連年飲墨敢謂有司不明竟從鑠闈始叨末第顧遲莫侵尋老矣念松楸付託泫然

落寞渭南再歲服弓刀之賤遲回泮水四年甘藜藿之貧俄報更書亟祇賤次拜衣冠而興嘆莫測聖涯瞻俎豆以深思粗窺禮意方幸侏儒之飽已慚弟子之嘲期效所長洒掃應對足矣必求其實析疑答問難哉唯能託蘇刺史之天乃可免鄭廣文之罵此蓋伏遇具官裔出魁紀神交昌黎學術蓋有自來述作知其少匹分殘膏賸馥以乞後輩使枯樗散櫟皆預斯文至汲引之於久閒如念骨肉仍教誨之而不倦真是父師崇篤曷加

報稱無所某敢不一剳代用十駕就途使方中矩而圓中規不敢任此有青於藍而寒於水方且願之庶收斆學之功少答提撕之賜

靈泉謝到任啟

婆娑黄卷自笑書癡傴僂青衫初投吏網雖揆才而惕若獲事大以欣然可以無饑云胡不喜竊以德充乎已乃可出以為人道濟乎時故能推而及物儻製錦之未學雖挈缾而不能故夫子深說於漆雕而尹何切譏於

子產慨古義之塵掃引澆風而蔓滋士鮮自量人多無恥用人之國而嘗試往往敗亡捨已之田而弗芸紛紛喪失宜事功之弗偉嘆人物之益卑居務退藏仕戒輕就若俛僶一尉實尾百僚粟方飽於侏儒職僅聯於游徼亦有賢者不屑居之南昌漂陽蓋當時高尚之士渭南朝邑亦後日經綸之人豈以妄庸獲玆忝幸如某者粗知向學絶不趨時無壞襪一線之長非青錢萬中之選早承家訓稍諳稼穡之艱難初入世途頗熟人情之

真偽幸遺恩之偶及愧上第之未妝年長益侵貧迫不
赦勉就外臺之銓擇得從蜀邑之走趨抱耒而耕甘遲
回於遠次彈冠而出忽徼倖於昌期猝遽交辰凌兢就
職炯炯日星之側行偕末光巍巍岱華之旁切依重鎮
始求寡過敢辱深知外省登名幸少舒其偃蹇窮途
得祿更省慰於啼號此蓋伏遇某官詩禮閒家簪紳奕
世長才穎利人爭仰於吏師婉畫從容望蓋高於賓幕
尚抑鵬飛之勇奮姑從驥足之小馳曲加海嶽之慈罔

間纖毫之善致令凡瑣得預使令某敢不視國如家以政為學一身冰潔常操弗及之心四境風清全倚不言之化

上王總領啟

伏審班清華於少列卓出異恩佐調度於大農盡專外計引嫌亟避申命弗移載聆演綍之音益鼓抃黨之躍竊以吏治以考由漢已然歷試而升雖舜猶爾必暴之於人而共服乃縻之以爵而無嫌自公始來凡歲幾易

巴夔梓益轍迹之所盡經榷牧漕刑使華之所徧照朝論熟矣上心慨然入當輔予已畀賜環之命慮不忌遠復勤扼節之留盖隣邦方戒於不虞而徼塞正期於有備煌煌禁槀固資衮職之忠岌岌邉防亦重宵衣之卹唯金穀豈煩於儒者然鹽鐵嘗兼於冡司以此占朝廷之心知其兆丞弼之拜依仁既久為韋可知其官聰明疏通辨智宏達有陳元龍之豪氣負盛孝章之重名以廉能之節濯衆汙以通變之才應羣劇舉目意了着手

神融豈徒用於理財皆曰可以相國岐山斜谷之運當不廢於笑談蓬萊方丈之游宜即生於羽翼某韋儒科之世襲愧學殖之天荒方剡章畫及於羣髦而賤職未書於新考彈冠徒切吹律尚遲因桃李散植之時例加披拂若犬馬未先之日願効馳驅輙介捧觴之詞併伸摇尾之祝

上韓總領啟

光奉涣恩榮膺晋錫仍移中臺之郎選獨專外府之計

司郎音風馳懽頌雲合刋庇身於支郡宜展慶於記曹
恭惟都大總領郎中才稟天資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
小知同識於宏纎凡所至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
未盡蓄宣騰最君相之所深知榷收書功轉輸之所同
利亟須顯擢盡究偉能方窮邊萬虎兕之屯藉全蜀千
舟車之運難於擇代幸兹得人當觀流地之錢豈廢發
硎之刄即迎温詔歸踐清班某假手無功素飧有靦掃
門未卜莫窺數仞之墻賀厦徒勤敢致一行之敬

上汪總領啓

榮奉宸恩寵新使節總賦輸於全蜀佐調度於大農用當其人選協於衆恭惟總領郎中識通萬變智周百為梓杞斯明堂之材璠璵乃清廟之器久儲羣望聿簡上心尚煩四牡之馳驅盖奉九重之眷委惟理財正名曰義故任官必惟其賢畀付匪輕柬求益遴轂崇嚴於巨鎮專會計於外臺是將足國以裕民務當裒多而益寡邊方未撤困飛輓之久勞鄰好既通幸誅求之稍緩大

蘓疲俗上倚仁人顧士安巧制於低昂念管子能權於
輕重此吾民所深望者在君子固優為之宜一札之初
頒舉四川之交慶某備員僚末屬耳郵音雖勉力於催
科不敢輙忘於撫字願究心于約束亦期無負於使令
實深下吏之懽肯後衆人之賀

上王總卿啟

伏以別德城隅欝犬馬戀軒之恨遡風天末湫川河赴
海之心雖絨縢莫寫其精微然情素或披於彷彿少回

熒照俯洞寸丹某官岱華自高球琳不琢絶一世之才而持之以道貫千古之學而通之以權覺實先民器不留物道機㝠運莫覔神之旁窺智叉略施忽電雹之交下此整頓乾坤人爾豈斂散金穀者乎然蕭何漕關中而位冠元台寇恂輸河内而功參佐命稽洪範之八政以食為先考周官之一書理財居半視今尤急舍我曷居蓋國論稍新於前聞而敵情益險於難測謂宜厚敖倉之蓄可但信平凉之盟惟公之謀必有以察微則事

之至固可以應猝相天子在此行矣視廷臣何以過之
某始由世賞而竊世科已在諸生之末初班吏版而託
吏屬又居列邑之中方剡章編及於羣英顧書考獨睽
於數月似蒙記卹亦許甄收謹數日而得得來且順風
而拳拳請念連帥誤加於論薦指盛門尤切於歸依大
府崇嚴拜孤函而汗浹修途隔邈遣一介以神馳唯憐
其輕千里之誠少慰其成九仞之志南風斯競大火正
中祈安舍於道和益仰崇於宸渥彌深頌祝莫既編摩

上楊總卿啟

論一時人物之英獨勤慕用假半席儒宫之地偶托栟櫚方當大幕府之開尚稽下執事之慶懼貽誅於後至輙修敬於下塵某官皎皎高姿翹翹峻守川流海注嬉笑怒罵成文麟游鳳儀動容周旋中禮步武昔參於霞袂姓名嘗列於瑶鐫著崑崙薄蓬萊不遇故去弭靈斾回絳節自當復來方天子坐明堂以大臣制國用尤注意於外計府故選才於近侍臣式光九列之除爰重四

蜀之寄念遠俗積貧而久困瘡痏莫瘳在仁人孰計而深圖毫髮不擾益完邦本彌結眷知蕭何之轉關中竟躋上宰寇恂之輸河内當冠元侯惟公以之在此行矣某以粃學據有若之坐無經笥解孝先之嘲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無官長駡飯不足而奚嗟屬炎候之方隆祈生經之益毖

上查總卿啟

省躬無似宜自置於散閒事賢有時顧奚論於蚤晚物

蒙收於已屏途罷哭於將窮葢教督於始者將以成就其終而鞭策於前者亦以警勵其後感服洪施激昂懦衷恭惟某官智光眇綿才絶等比文章孤出淵源家世之深議論横呑土苴古人之奥天禄分杖頭之照淮西磨楯鼻之煤倦承明直而輟獻可替否之猷屈外計府而用損上益下之義百姓足君孰不足大夫賢人皆曰賢最聞益高驛名將邇識其大者將用於經綸開濟之中眇乎小哉豈止此斂散斡旋之際遇邇踴躍之金雖以

不祥棄待輪囷之木或以無用收致令瑣屑終累坏治其賦姿不武行世多奇已再而衰實難堪於俎豆然少也賤正當任之斗筲匿垢含汙倚海山之藪息黥補劓于造化之仁不鳴之鴈僉何逃於釜鬵半焦之桐尚冀加於宮徵敢不勉駑馬十駕之力庶幾及跛鱉千里之功少酬深知亦慰晚節

迎靈泉楊知縣啟

榮膺臺檄屈就雷封儒者臨民必惇鰥之有託善類為

長宜粃拙之可逃肅逕前旌敬紆賤臆某官學無枝葉行有宫庭典刑猶及於老成模楷共宗於宿德早飛英於太學莫齒何蕃嘗分校於外庠皆服孔子當以經術入侍乃從簿書滞留武城割雞蓋充其學道之志中年馴雉亦推乎愛已之仁眷此邑之蕭條本厥田而荒瘠市亡列肆里乏强家撫摩使之各安談笑可以坐治即騰美最行拜寵除某以晩生綴下寮尚餘年託巨蔭鞭其駑惰或少助於催科及此宴閑願相從於講學

上漢州張知郡啟

瞻烏所止吾誰適歸令龜而從利有攸往蓋讀書十年不如詣習主簿而封侯萬户但願識韓荆州来何遲哉見已晩矣恭惟賦剛健之性有文明之才身傳正宗力起絶學功剖造化之窟誠窮精祲之淵羲圖禹疇提挈宇宙元著虚畫包括古今方止圓行知象生數而數生理旁探順考謂人從地而地從天兼用不用之精微得元又元之奥妙變通在我何須六位之推遷應酬如神

惟自一圖之指畫此足投九師於荒裔固宜號三聖之元勲既成已以自多必為人而愈有始遯世而無悶合乾之潜終與時而偕行法良之止輙嘯歌於三逕寄游戲於一麾屬當傾否之辰正頼康屯之業豈但得其言也殆將舉而措之三年之克鬼方式資遠略七日而得婦茀行歸侵疆某於蒙貽遠實之嗟在比有後夫之悔念鶴峰之昔至曾龍坂之誤登不辱韓莊之麾許在籍湜之列接膝親授恍吞三畫於夢中倒囊畢傳笑得一

編於地上慨圜䠆於日月悵茅塞於心胷𦍒今為一㕓之氓無勞負千里之笈如臨父母敢忘君子之愛人不出戶庭斯豈長者之絶子載加熏沐亟遂趨承自知為无妄之人輙期敬不速之客賜之便坐匪一肉卮酒之求指以正途欲吟風弄月而返

又上雅州程知郡啟

肅奉明綸榮分左竹專地千里其志可行貽福萬家所及亦博方委躬於下吏敢修敬於記曹恭惟一代豪英

兩蜀閥閱驤首八極洗凡馬而畫空游刃三軍視全牛而不見雖名世之才間出亦盛德之後不同自應快鵬鶚於雲間久已困麒麟於地上雙旌雲卷風閣露綬之驚呼千騎飈馳薦著搴帷之風采惟雅徽郡在昔要州夷蠻憑凌地望雄於蜀鎮蔡蒙聯亘山名紀於夏書儻付長才便為樂土況弟兄聲績之相望盛集一門宜江山氣象之更新歡騰五邑但可掃棠陰而坐嘯不妨遲芝撿之特招即躋顯嚴益究施設某久深慕藺殊幸

依劉無經筍解孝先之嘲以粃學据有若之坐免官長罵飯不足而奚嗟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

上虞參政啟

抗一節以立朝精忠貫日鼓片帆而去國偉節摩天仰洛徒御之勤恭致記曹之問瀆尊是懼頌德惟勤某官識洞天人學兼流畧應千齡而間出蓋一世以横飛以趨庭之訓自致雲霄用學古之功發為事業長江妙畫遂標望於官聯廣廷正言亦增重於國體方九重之眷

甚渥而三徑之念已深翩然來歸籍甚深望拜松檟而自愧撫猿鶴而自欣雖晉公安綠野之游冲襟淡泊顧安石注蒼生之望輿論播騰即諧鈞軸之持永茂旂常之鏤某謭才亡取先盟未寒仰北斗泰山之高慕用已久快白日青天之睹拘縻未皇敢因筆舌之微敬寫肝膺之悉朱明肇啟品彙咸彰願益毖於真俛尚翕求於多祉

又

辭榮丞弼忘重圭疊衮之尊訪道僊真適閒館珍臺之
樂人有周公居東之憤孰知孟子去齊之心屬當税駕
之初敢急操觚之敬竊以合不合大臣視之而進退用
不用天下因之而重輕有挾超世之資實當經國之任
誾誾正論烈烈精忠中興以来未聞羣公於此何議泰
山喬嶽本自不揺白玉美球亦復何玷徒起不容之歎
獨高易退之風唯陳平念之深何孔戣去之果神龍改
窟驟驚河海之空寶鼎藏川忽失廟祧之鎮因奮鷁而

三歎聊引吭而自鳴某官道徳生知忠義性禀以簪紱繼世而自奮於科目以學術起身而獨擅於功名賈誼少年已達國體柳渾儒者乃知戎情端欲致中行之笞蚤能辯平涼之詐卒驗靈龜之照仍收汗馬之功自古得獸不並於指蹤於今運籌仍兼於決勝憑江一戰關運祚之興亡折敵片言繫國勢之强弱此王導謝安不足者於晉公汾陽則近之持此以博謗讒明哲不爾卷之而就閒燕聖賢亦然顧夫子反魯豈不樂哉特樂毅

離燕有可慮者終遂鈞衡之拜永光燮鼎之書某夙有先盟嘗辱化治持鉛槧頌淮西之績深愧短才操杖屨從緣野之遊又拘賤次仰企龍門之峻少伸燕廈之勤

上晁待制啟

演綍大庭升華次對仍即帥壇之拜式光外閫之除已建高牙凜威名於草木凡依巨檝溢讙頌於緘縢恭惟秀稟江山器函鼎鼐胷中萬卷直謂之行祕書筆底千鈞何啻於脫吏腕薦膺宸眷超歷華途烏府擊姦聳

直聲於白簡鳳池接武騰美譽於紫荷重屈鎮於藩垣

旋俯司於椎牧方廟堂之謀帥欲制敵衝在禁掖以得

人宜專戎索長城有託絶徼無虞緩帶輕裘燕寢適凝

香之興珥貂鳴玉詔泥逮飛傳之招即諧端揆之登益

究經綸之業某嘗壓下列獲覘末光遂遠鳳星日寄修

門之望更同燕雀遥欣大厦之成

上運使鄭察院啟

光奉細書寵畀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於斯用一

時之偉人實選於衆熒躔戾止懽頌翕然敬修下吏之恭輒致記曹之問恭惟球琳不琢岱華自高貫千古之學而通之以權絕一世之才而持之以道器不留物覺寔先民烏府騰聲憸人折其牙角龍墀接武多士企其光塵佇九轉以丹成薄三山而風引雖有狐於外官之歎豈無惠此遠人之心頋窮邉萬虎兕之屯頼計府千舟車之衆必國與民之兼裕惟義理財之可為熟復訓詞仰窺臨遣之意哀矜疲俗豈專飛輓之功即疇顯

庸益隆異眷受釐宣室遄聞久不見賈之思弄印廣朝當有無以易堯之名某以粃學据有若之坐無經笥斜孝先之嘲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逃官長駡飯不足以奚嗟式陳賀厦之牋併致掃門之願

上王都大啟

伏審光奉渥恩寵更瑞節盡歷使事試愈久而愈新少留福星澤益遠而益博稍紓縈躅粗慰公言竊以易其有無意本通於邉備專其榷牧任尤劇於漕刑地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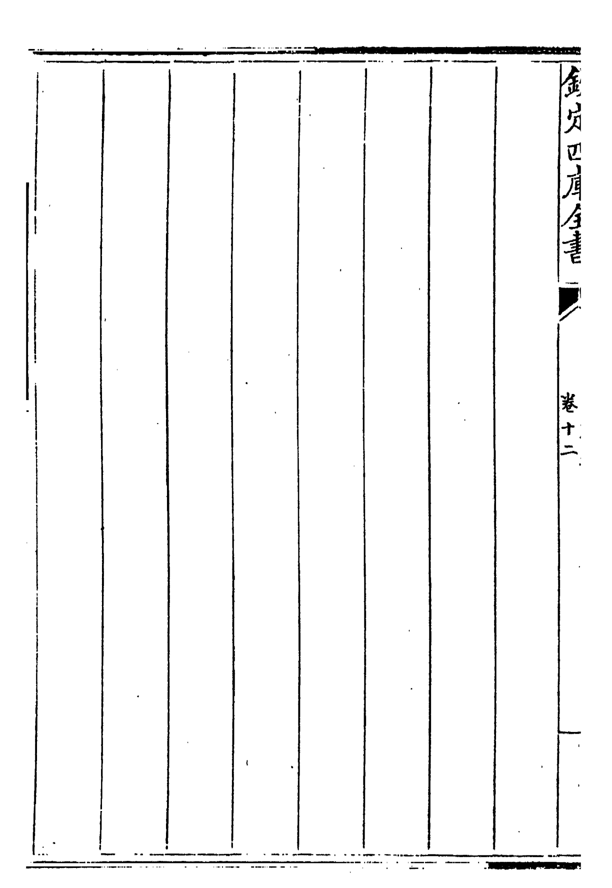
隴岷利兼雋祚摘煙擷露姑損場圃之棄餘追電犇風
盡致廐閑之神駿裕吾國計空彼冠資盖百年成法之
具存必一代偉公之可付恩光星煥歡頌風傳某官學
造道微智周物表本中庸而立德體常變以應時聲價
不揺初莫窺於畦畛肺肝洞徹能立應於事機已騰飛
輓之殊庸仍著平反之美績名參未果借寇挽留新芸
閣之寵名畀茗臺之重寄蒙山春草定知氣味之不凡
冀北地靈益信骨毛之特異恐未移於桑蔭行促報

於芝封某蹇鈍半生觡零末路備缺員於大府愧游刄於短材甘苦自分已遂陳根之棄駑駿易辯甘從下駟之妝亟諧望履之榮冒致捧觴之慶

又

伏以宸渥便蕃從天而下使華烜赫易地則然已蒙豹霧之沾願致龍門之賀某官濬源顯胄挺異名家智自徹於微彰用必歸於愷悌泛綠素高於蓮幕握蘭獨粲於星躔自太守為三公未諧名拜由大州刺一道尚

屈輸將仍按祥刑薦騰嘉績仁固寬於三宥獄迄亡
於一人江漢東流志已宗於溟渤岷峨西望恨猶寄於
周南惟摘山市駿之成規蓋足國裕民之良法春雷隱
地萬芽俱出於生成血汗騰風千尾悉歸於控御即奏
功於中扆行正位於台符某才無逾人職惟詰盜青衫
掩骭敢興微賤之嗟白日在天將快清明之睹



欽定四庫全書

澹齋集卷十三

宋 李流謙 撰

啓

上王都大啓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深沃簪纓之望重增原隰之華先聲所臨懽頌惟一恭惟都大名德之後間氣所生振挺之祖風屹堂堂之國器蚤推材諝固已空於馬羣盡試劇繁初無傷於牛刄功高藩翰威懾邊陲君字深知

誠出選掄之遴榷牧重寄遂膺臨遣之先使兩者交利於華戎在一人實寛於憂顧著在盟府未忘先正之元勛名還禁途當有後命之殊渥期凋年為郡緜力罔功仰託二天尚沾濡於霧雨遥覘數仞空馳想於門墻

上張都大啟

竊睇飛麾占一節之庚止徧敷和氣被列城而燠然敬修下吏之共輙貢記曹之問某官文參盤誥學究本原才細大而具宜器方圓而俱適矯矯經綸之業素蓄胷

中廓廓功名之途如居掌上自清衷之妙簡宜要路之躥登旋寄平反已著空囹之譽亟司榷牧定高制敵之謀方欣幕府之開遥想使華之盛山川改觀簪紱歸心墨突未黔恐已勞於夢想枚輪促駕行即踐於禁嚴其流落偏州婆娑晚景借九江之餘潤或起焦枯安一枝之窮巢幸逃顛覆

上新漕何舍人啟

剖竹方州已登巍最秉軺劇部就錫寵除雖有孤於外

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讙謡恭惟
天韻粹深風華秀發侈盛名於白日振逸響於紫霞簪
筆螭坳仰乾行之正健演綸鳳閣助雲漢之昭回丹九
轉以將成風一帆而輙引東方千騎凌雲之游亦佳滄
海六鰲登瀛之侶故在堅艎小却飛傳亟留顧窮邊萬
虎兕之屯頼外府千舟車之運必國與民之兼裕唯義
理財之可為名嚴助於會稽反相如於蜀道可立待耳
姑少安之寧有一時之老成久去天子之左右其不敏

於伎但癡於書廻以道窮始俛從於門庇鎻其廳去亦謬綴於儒科雖從别所之奏名實自廣場之借潤窮鄉牢落竊五斗而雜䶉鼂瑞節煇煌託二天而窺星鳳莫鼇染毫之祝即諧負弩之趨

賀夔路費小漕啟

瑞節南來服訓詞之深厚星軺夙駕侈原隰之光華威聳百城聲騰萬喙出值昌明亟赴雲龍之會居懷康濟尚淹霧豹之藏惟朝家用人無中外之殊則君子行道

豈彼此之間觧符握節猶嘆序遷攬轡問途疑未意愜顧巴夔之僻處介吳蜀以中居上不下遺澤欲兼被示以照臨之廣如暾日之及覆盆昇之慈惠之賢若膏雨之先槁木恐桑蔭之未徙徯芝檢之速頒竚躋禁塗永庇善類某久深蟻慕偶遂鱗攀眷弟兄同出於恩閎每多善禱況賓旅雜稱於壽斝敢緩嚴趨

與滁州楊左司啟

承明倦直輟鳴玉之清班便郡榮歸當分符之寵寄教

條始布㩡頌載馳其官人物粹融文章奇古朱霞白鶴
自超出于風埃元酒太羹亦雅施于廊廟肅趨嚴名薦
歷華資九轉將成俄失聲于隳竈三山在近徒興歎于
引帆未捐去國之思不失為州之樂入劍南第一郡宿
號名邦上越王最高樓不妨勝賞姑少安于蘧屈仍即
遂于鵬搴其疇昔講聞夢寐懷想墜函封之嘉貺重服
謙勤伸舞詠之私悰獨慙簡緩

謝陳僕射啟

衰蹤荅颯甘自屏於林丘大冶恢宏猶俯収於楞櫟春回寒谷潤借涸泉輙敷栗栗之誠仰瀆巍巍之鑒伏念某岷峨末學庠序陳人夙無經世之才粗有愛身之志早年螢雪竊科第於諸生晚歲風埃疲精神於俗吏但拘縻於薄廩寧裨益於盛時念牛刀之非才厭從縣道望驥足之少展坐困外銓方亟愬於羇窮遽辱知於特達榮加別乘仍冒據於要藩寵拜除書頓光華於暮景闔百口而感抃罄一心以依歸豈亡宿緣實倚大造此

蓋伏遇孔顏學術伊傅事功藏諸用以難名選于衆而不及南征北伐方傳恢復之茂勲上際下蟠仍侈經綸之偉績任重而心益小體隆而德愈謙網羅天下之英亦及葑菲開拓至公之路不棄屐簪致茲瑣微得預陶冶其敢不守歲寒之松栢保餘暖於桑榆豈有風月平分之心但堅悍鰥共撫之意染毫而賦俱為頌德之言蓋棺以前皆是報恩之日

賀李制置還任啟

光奉制書寵還舊鎮茂隆宸眷進升延閣之華允賴壯猷全付坤維之重廷臣無出其右國人宜皆曰賢除音外騰士論交慶恭惟器資博厚局宇靖深知中庸之可能得皇極之有守春融曠度推長者於晏公玉潔清規服威德於楊綰恪持一節光贊三朝抗疏龍墀聳危言於汲直演綸鳳閣追古制於商盤尚煩姬旦之居東蓋藉名公之分陜屬干戈之載戢當障塞之小康移師閫於便藩少緩遠輸之役歸餘財於內府式嚴經制之規更

張深協於事宜委付實當於人傑庸昭偉績重穆師言恐桑蔭之未移已芝封之趣下其荷餘波之久借喜成命之初頒伏讀詔書念天子未忘於劒外遥瞻幕府祝我公無滯於周南遲劒佩之亟旋嚴櫜鞬而前迓

與姚縣丞啟

涓吉戒途貶尊貳令聽車音於日日何來之遲問姓字於人人爭覩之快既竊爲僚之幸敢稽賛善之勤恭惟號名家駒爲治世鳯粲筆端之藻火爛胷次之虹霓襲

簪笏於顯門初無侈習振衣冠於官海蔚有俊稱尚遲視草之行謾起哦松之興邑真蕞爾縣異壯哉亂峯環遶於官居叢柱支撑於民屋僅一聚落豈宜君子而居之有二大人或恐賢者之樂此某頃嘗窺於半面兹遂託於下塵居切連墻方𡨋資於河潤分深傾蓋當永結於歲寒

與宋司理啟

巾車仕路早服於風聲聯袂官曹更資於河潤遽辱飛

牋之貺居多溢美之慚恭惟才識疏通機鋒頴利本持心於忠厚仍抗節於廉隅獄自以不冤當侈于公之修德民可使無訟必須季路之片言行踐華途亟諧僉議其荒疎末學落莫冷曹以半生願見之心頗深慰愜有數年相從之樂未易索言

上查運使啟

古人之貴知已必求其心君子之重與人必以其類蓋目皮之見寧闕於肺腑而蕭艾之臭自別於蘭薰此吾

鄗相值之適難故斯道欲行之匪易嘗攷之于千載或得之於一朝伏念某人品猥凡性靈昧陋先公老於兩蜀遺文散在四方星斗有光箕裘弗嗣蓋輪扁不能喻其子而趙括徒能讀其書姑竊場屋之餘粗酬科舉之責軍興選壯而不為用家貧仰食而無以歸渭南再歲之淒涼泮水一官之落莫用作舟楫誰其濟之必為鎡錤或冀此然當途過聽而強飾混沌方下考僅書而遽加轭推獨龍門之摩天鰍鰕尚隅恐藥籠之餘地溲

渤蕪汊知駿茷者雖無俟多言經平子者始足以增重輒采王公借譽之意庶幾君子成人之心其官岱華自高球琳不琢千瞀笏之雜沓獨著修名一水鏡之清明莫窺絕識於學術得其大者故人物覘而知之捉扇折巾遂成風俗倒屣割炙便生聲光此可決終身之依歸亦將卜羣公之鑒拔（一作裁）薦舉之法獎矣仰公為多勸懲之道在茲非愚敢請

上樊運使啟

萬里造朝已錫賜環之渥十行制詔遽增攬轡之華蓋漕闕中者深倚鄭侯故對宣室者少淹賈傅鄆音捶羽懽頌殷雷恭惟誠明自將剛大不撓學貫羣倫而弗雜才該衆務而具宜四把州麾流落有如此者一瞻黼坐掀翔若在茲乎將鼓楫於三峽之濤乃出綸於一封之傳蓋上方臨控於江南北而中實憂顧於蜀東西賛我廟謨固資碩畫足予邊餉尤寛遠憂爰改命於輸將誠掛心於屯壘時丁艱棘固亡輕外之嗟才任安危當有

康屯之業使萬旅不枵服以抗敵則兩禁將虗席以待
公其先世獲耐久之朋小人逢易事之長不敢恃二天
而自惰固將鞭十駕以求知負弩道周即遂迎塵之拜
柒賤記府徒深背汗之驚

上查運使啟

榮奉細書寵更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於斯用一時
之偉人實選於衆郵音戾止懽頌翕然某官材具恢宏
氣韻超拔過人學術自饒山海之儲妙世語言創見波

瀾之濫夙膺簡識亟遂飛騫班十八人咸起登瀛之嘆草三千牘嘗輸悟主之忠更高戎帳之籌重屈計臺之遣尚稽巨用少虛巖石之瞻欲惠遠人就徙福星之照惟在彼以無惡此綽然而有餘共覩足國之規行徯富民之拜朞婆娑荒郡偃服下風眷發的之初筵未知措手獲事賢之始願真足慰心正炎候之方隆祈天倪之珍護永惟頌祝莫罄編摩

上查運使啟

南服秉軺已登顯最西岷易節就錫寵除雖有孤於外
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懽謡恭惟
天韻粹深風華秀發文章家固有法材器世謂無雙瀛
洲十八人蚤嘗推於特選方朔三千牘蓋自結於殊知
佐晉公之幕于淮西理冠恂之財於河内行道以擇地
為臨用人欲盡材為難書命勸讀顧不宜哉飛芻轉粟
尚或淹此然外臺之寄實耳目於人物之任猶權衡宜
占一藝名寸長者所赴歸則躐兩宮登三事焉當徯祝

其鑠其廳而竊第用於世而鮮能泮林氷寒憖据有若之坐燕谷春近幸庇蘇公之天睹方快於鳯凰賀敢遲於燕雀

上李運使啟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號部刺史顧委寄之非輕匪時顯人在選掄而曷稱屬居臨按彌激懽欣恭惟運使才禀天姿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小智洞貫於洪纖凡所至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未盡剖符騰最君相之所深

知秉軺觀風搢紳之所屬協歛散均而國賦羨銓擇謹
而官曹清六轡載馳豈久淹於一使十行遄至當亟覲
於九重某竊食儒宮棲身雲蔭厦成而燕雀賀聊展私
情藥就而雞犬升敢有他望

謝樊運使啟

纑廬氷冷抱蠹簡以長謠鶗鴂春華偕槁株而倏奮本
包荒之道廣覺冒寵之心危竊以求知之法實貴自修
薦士之方亦期熟察循諸已而不足則求之為妄考諸人

而無驗則薦者若輕必上下兩盡而毋慚則賔主俱賢而可紀如某退藏疑怯專直近愚妄勤慕古之心苦乏趨時之用結髮而戰多士鐵硯欲銷低頭而縛微官荷衣可笑深懼世科之弗嗣重虞家學之無傳黽勉背城夤緣拾芥再歲渭南之落莫一官泮水之凄凉方無以解館下諸生之嘲顧何以辱當途大人之舉屬三書考妄有一言雖通籍之薦已願委身於後來而循次之遷亟用拜恩於俄頃豈期特達遽許甄収敬窺金玉之章

倍光土木之質蓋百代先盟固仰崇篤而四海知己誠
嘆潤踈一作稀感徒切於鏤膺温豈殊於挾纊此蓋伏遇
器博而粹道峻而通推心待物而皆有容引舊援窮而
無不至渭涇相絶固莫混於一流榱棟不侔亦各安於
廣厦唯其若天地之大是以無蟲魚之遺敢不益謹践
修愈勤職業得隴望蜀尚希予取而予求欲魚兼熊是
謂不奪而不饜輒致凌兢之謝併敷冒昧之辭

別院監試費運使啟

其官學造箕疇妙探羲畫藴鈎深致遠之識稟開物成務之姿剖刺史符式重分憂之寄持使者節始為持橐之階適當論士之秋分握衡文之柄責大指而衆閧自息推赤心而羣疑卒亡封殖陳荄周旋誤墨策名而降杜牧殆非本懷逢人而説項斯具有正眼

賀瀘南樊安撫啟

光奉宸恩榮膺閫寄彈壓一面坐懐氊毳之徒鼓舞三軍欣得詩書之帥矧叨殊奬倍激懽忺其官易之丈人

詩之元老素絲一節持身毋愧於輿評皓首兩朝被遇
皆由於特選華名促還而嘗易退使軺再駕而將亟歸
雖行藏舉法於聖賢顧柄用方隆於君宰少遲夫子之
反魯幸其肯留載煩武侯之渡瀘資以卧護實重長城
之托遂蠲遠障之憂貔虎成羣一言而衣挾纊橐鞬擁
道三令而戟生風恐桑蔭之未移又芝封之遄至某以
故人子在門生中目盛舉以傾心緝愉辭而贊喜父友
無幾願公享椿松之年弟兄不孤終此無葛練之感

上王運副啟

六轡載馳心每懐於靡及七旬遄返歎寧有於獨賢仰洛徒御之勞恭致記曹之問竊以裂海内而為諸道是分聖天子之憂寄使者以總列城葢有古牧伯之重通下情之所不達導上意之所欲為儻非蹇蹇匪躬之人寧有孜孜奉國之念故志澄清者歎深於攬轡而疾強禦者憤激於埋輪近世過於納汙當途重於發伏不知莠蕃而苗瘠深虞枭集而鳳衰欲収整頓乾坤之功必

賴撼摇山嶽之手況三令五申而後出固非不教之誅雖小懲大戒而何傷卒付有容之德載覩施設益重歎咨恭惟性賦偉明德全正大道趨時而善應智周物以不遺更練政經小者大者之皆可淹該治體左之右之而具宜上方均內外之重輕公亦兼朝野之責任轍環三蜀身歷諸臺撫摩調護之方舉諳人欲補捄彌縫之術動中事幾滌宿蠹以蔓除竆獘端而禽獮猶以耳聞之詳不如目見口教之切未若躬行擁一節以于征勞

四體而弗䘏家風宛在阪九折而猶驅私計未遑門三過而不入剽聞舉摘畢協羣僉風振墮媮施砭以起衰疾斧摧貪猾搏虎以救乳兒解印綬者魂去體而未歸奉約束者芒在背而尚悚凋氓吐氣遠俗興謡更因廉按之餘不廢登臨之樂雲横大面霞佩從羣僊之游月照峩眉寳乘登諸佛之地絢麗詞於琬琰寄逸想於浩茫是豈俗吏之能為蓋自長才之整暇屬言旋於大府方小税於軺車壺漿紛載道之迎弩矢盛前驅之列其

偶沈巖邑遥跂星光恐叛官離次之誅莫遂驅庭之願惟慕義向風之切苐輸涤牘之勤

上何少卿啓

雍容半面夙欽道德之儀刑彷彿一斑粗覘文章之毫末蓋相知已兆於相識而所見實先於所聞輒倚夤緣敬紓悃愊某官幼傳外家學不讀非聖書浩蕩心胸探于虛雲夢之八九縱横筆墨掩翰林風月之三千識真主於淵潛之初是誠稀遇折姦臣於鼎沸之日寧憚左

遷晚起瘴鄉屈參軍事偉沖懐之自若奈僉論之謂何且一府之寄似少進焉惟九重之知當不止此恐坐席之未煖報鋒車之促還垂庇斯文陶成善類其迂愚可笑樸遬無奇竊念先君與交德友竦凌雲之傑作固自服膺喜流沫之修言殆不容口竊侍閒宴每聆品題俗駕飄零不親炙者歲將幾稔心旌搖蕩苦遐思者日無息時天遣公來事適我願望龍門而切近得遂致恭撫蝸室以遲回又慙居後念求學有加於往教在不肖當謹

於事賢是用亟懷刺字以趨塵致閽人之請一拜一起顧登堂久已虛心三沐三熏欲承教可以藉手勉傳家之基緒輙妄意於語言冒貢師墻仰塵匠目愧小子斐然之作不知所裁推先生何甚之心諒予其進願卒留而受業敢遽覬於知音

納誌銘石本上何少卿啟

豐碑立玉日星大墓之前妙語鏘金韶䕶萬人之口冒投副墨妄冀榮觀恭惟其官造詣本原鉤探微隱得斯

文正法眼藏以吾道直指人心博厚難窮端是斗山之
卓爾清明易識要知天日之皎然折巾成風捉扇移俗
宜隻詞之可否為四海之重輕況蒙紀其先人可以列
於佳傳數之兩蜀得者幾人必期高揭而久傳要在大
書而深刻窮山伐石坐漲潦以踰期異土徵工亦淹遲
而隔歲迨茲終役粗足慰心緹襲効勤將塵下執事之
聽瓜桃講報唯有先大夫之文蓋贈言者有金玉之珍
而居山者無魚鱉之獻欲躬陳於几席亦久戒於車徒

忙廹槐花方逐原夫之輩中輟行李阻躋君子之堂恪致斐牋肅馳賤介具宣曲折九頓首以遣之幸寬譴訶一解顔而領此

賀張都督啟代

顯膺誥冊榮陟樞庭尺籍伍符全付本兵之柄高牙大纛仍專督府之權喜動三軍威騰四塞恭惟智勇天稟道德生知藴命世之大才包濟時之偉畧不擇夷險忠義貫於神明屢攘姦凶勲勞著於社稷自爲民望人詠

公歸方彊敵未戮於槀街而諸將尚屯於細柳實倚大臣之重坐當一面之雄然勢均力敵則無以使人必爵崇位尊乃足以服衆況以魁名之舊固殊將鉞之常宜渙號於嚴宸特晉升於宥密悉歸督護分握機鈐兼安危注意之榮藉精神折衝之美三令而旌旗變色一言而貔虎歸心如蒼生何公豈留情於物表果吾父也敵當迎拜於馬前佇邊烽之促消企鈞衡之亟拜某忻聞異數倍激懽悰方削平禍難之秋正收名豪英之日謭

才何取莫禆破敵之功薄伎可陳願上平准之雅

賀王樞密啓

明詔誕敷眞儒登用貳樞筦弼諧之寄適甲兵休偃之時宗祏鞏安蠻荒靖謐某官學博而粹道簡而文負鼂董之科名蘊夔龍之事業金湯一面策嘗驗於籌邊冠冕百工勳未參於調鼎惟黼扆眷甘盤之舊故袞衣速姬旦之歸光踐顯巖丕躋宥密已清氛祲不忘戎器之除端倚精神坐見遐衝之折彌增茂績益叶僉謀即聞

夢卜之諧遂正鈞衡之拜某順風久矣聞命躍然匪私
慶於門墻實交忻於中外白頭遠宦悵莫跪於賀觴黄
閣深知尚辱収於墜履

又

進膺綸制入賛鴻樞載光耆德之求式重本兵之柄帝
心特簡公論翕歸某官器質雄渾學術淵懿允矣大臣
之望卓哉名世之儒妙天下之語言幾冠多士安國家
之策畧逈出古人更踐華途名還外服咸徯具瞻之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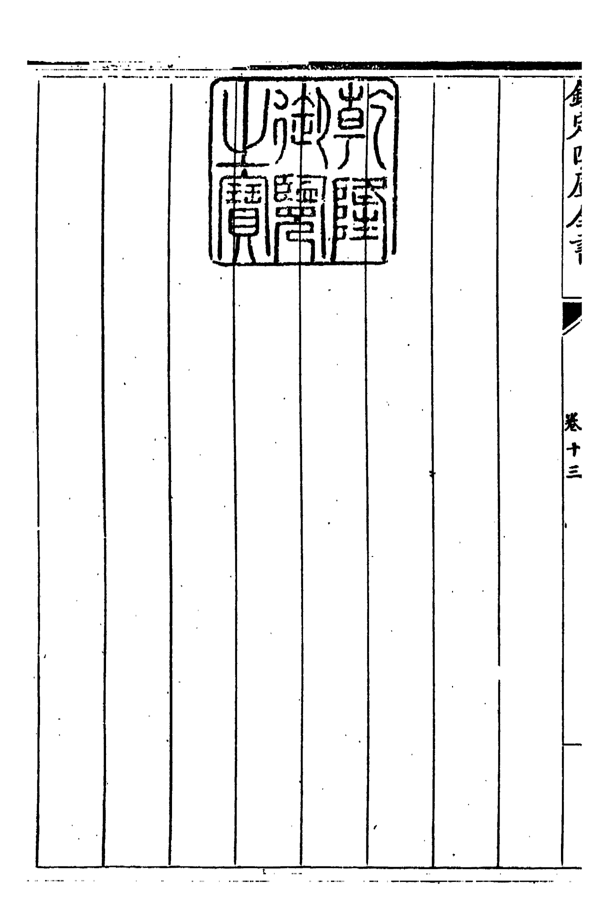
乃從均佚之求帝學光明恩正隆於師傅樞庭嚴峻任
實亟於丞疑適當鄰好之修遂絕邊烽之警偃兵耀德
佐聖治於文明除器謹防敷先幾於武備益疇丕績進
陟上台終大濟於含生始深愜於輿望某舊趨棨戟嘗
拜履舄未能報國士之知欲進得賢臣之頌田園晚計
將申丐老之章鑪錘新功尚在鑄人之域

代賀葉樞密啟

誕告大庭延登邇輔當親決萬機之際正賴賛襄雖載

戢五兵之時猶須控御必兼資文武之二者宜獨任安危於一身廟社得人黔黎蒙福竊以叅預機衡之峻實亞上台攬持威柄之雄式嚴宥密允惟大柄爰付通材惟發謀決策深協於皇謨故禦侮折衝能張於神武邊鄙靖謐朝廷清明迄收調燮之功兼著威懐之德與論畢與僉謀悉諧求之禁近之賢誠堪倚注行乎置郵之速共極懽呼其官植立不凡蘊蓄特異淵源學術自得於聖賢之不傳敏妙才猷旁通乎事倫而莫測膺兩朝

隆渥之眷冠百代超軼之才徧歷顯途愈增華問適衮鉉之虗席又疑丞之曠官四海具瞻一人熟察姑正貳公之位浸爲元宰之階惟國論既定於蓍龜更憑訂議顧邦基永堅於磐石端藉扶持行光燮爲之鑱益移衣裳之治其夙陪鴛列敬仰鳳姿豈期流落之餘獲見登庸之盛桑榆已晚固絶望於覆盆爐錘方新尚俯収於躍治


乾隆御覽之寶